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桦甸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前 言

在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第十二辑《桦甸文史资料》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辑共选编文史稿件 23 篇,设有 8 个栏目,内容丰富,史料真实,寓意深刻,引人入胜。所载文章,除广大文史工作者辛勤写就的外,还选用了两位长期担任市(县)级领导职务老同志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我们真诚欢迎各级老领导老同志踊跃参与政协文史工作,期待您们担负起“用历史的经验教育后人”的历史责任。

本辑除刊载歌颂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文章外,还适当选登党在指导思想上失误,以及封建迷信活动的稿件。部分情节虽形似文学杜撰,却是真实再现,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意在“以史为鉴”,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为帮助热心政协文史工作的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选题,本辑增印《建国后文史资料参考选题》。各界人士撰写文史稿件时可参考此提纲,也可有所突破。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编 者

二〇〇六年五月

目 录

桦甸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2006.5

往事回眸	饱受日寇奴役的苦难岁月 孙永祥(1) 桦甸解放前后几件奇闻怪事 黄文发(6) 在伪满皇宫里当禁卫军的回忆 胡玉强(10) 壮年厄运 老境迎春 卢广生(23) 解放前在师资班就读的回顾 庞洪斌(64)
历史考证	桦甸名称的由来 李其泰(67) 桦甸发现八百年前的女真部落和军事要塞 李津田(69)
解放战争史料	西九振之战 尉青林(84) 解放战争时期桦甸县的妇女活动 姜庆红(89)
革命英烈	杨靖宇将军在桦甸 辛辅余(95) 战斗英雄秋教乐 李海军(99) 全国民兵英雄张忠魁 李海军(104)
抗美援朝史料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回顾 郭少尧(108) 回忆抗美援朝二三事 徐明武 徐明举(114)
解放后史料	解放后工商业者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回顾 ... 张文华(124) 鲜为人知的党员登记试点工作 尉青林(128) 艰苦办学的郝老师 胡玉强(131) 极“左”时期非党干部工作难干 唐 庸(135) 中央文化部派员来桦甸视察 冯世祥(139) 昙花一现的桦甸文化艺术学校 徐明举(143) 桦甸辉发河历次水灾及其防治 张书海(150)
前车之鉴	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 瞿林祥(158)
旧案重提	建国初集厂子屯“娶狐狸媳妇”闹剧 常秉智(167)
征稿启事	建国后文史资料参考选题 文史委(172)

饱受日寇奴役的苦难岁月

孙永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了东北。这是我在儿时的一个最深的记忆。那是一个在忍饥挨饿的同时，又尝尽了当亡国奴滋味的屈辱的终身难忘的经历。

记得我8岁那年，日本鬼子为了全面控制东北局势，在不断出兵围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和其它抗日武装的同时，对老百姓实行了一整套的控制手段。什么“保甲制”啦（既三五户为一牌，五十户左右为一甲，百户左右为一保），这是城里的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挟制手段。而在农村实行的则是另一种办法，这就是“归屯子”。就是把若干的散居户或若干小屯子里的人，都赶到一个他们指定好的地方去居住。在归屯子的过程中，实行的全是强制命令，让谁搬家谁就得搬家，让谁去哪谁就得去哪。稍有一点不听话，轻则打人，重则杀人，放火烧房子，等等。归屯之后，一旦发现附近有抗日联军的活动，半月二十天之内不准全屯人出门，成年人还要手持扎枪棍棒站岗。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群众实行“配给制”：每户每月

半斤煤油点灯，每人每月二两豆油、半斤食盐，春节每人一斤白面没有大米。你随便吃猪肉大米和用线麻，如被警察发现，就被定为“经济犯”，轻者拘留，重者判刑。成年人出门，不分男女都得带“良民证”，否则就被视为红军的“探子”，被抓走遭拷打。

此外，日本鬼子还到处抓劳工，强迫为他们做苦役，干那些超出劳动强度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活儿。我就是曾经给日本人打过劳工的千千万万个中国同胞中的一个。

那年我才 15 岁，日本鬼子在桦甸修河堤，我和我的许多乡亲都被强迫着来到了那里。我去的那一批是被抓去的劳工，以后的是“国兵漏”。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让我们起来干活，一直要干到天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为止。一天两顿饭，每人每顿一个窝头，根本就吃不饱，整天又饿又累的。修河堤的活，和泥土打交道，除了挑就是抬，没有一点儿是轻快的事。日本人的监工象对待犯人一样地对待我们，稍一不留神或干的哪不对他们的心思了，不是拳打就是脚踢。那时候我年龄小，个子也不算高，但日本人根本就没因为我是小孩而让我少干点儿。相反，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干法。修河堤的民工挺多的，没有地方住，日本人就让我们住在一种叫做“地窖子”的房子里，就是一种依靠山的走向而搭盖的简易房。叫它房子，实际上跟地窖差不多，没有炕也不烧火，把地弄平了放上稻草，人就睡在草上。夏天还勉强能维持，春秋两季又冷又潮，别提日子有多难熬了。

大约是在1943年的秋冬季节，我因年龄小，劳动强度大，吃不饱又睡不好（我来出民工的时候，由于家里根本就拿不出一套象样的行李，是空着手来的，就穿了一身棉衣服，黑天白天地那么滚），又冷又饿活又累，超负荷的劳动强度终于还是把我压垮了。我在劳工棚里得了很严重的痢疾，病的眼看就要不行了。一同打劳工的大爷大叔们不忍心看着我死，在一起凑了5毛钱，去街上买了一块大烟让我喝了，才算把我从阎王爷那拖了回来（那时候的大烟是可以随便买卖的）。

在桦甸修完了河堤后，我们又被送到了漂河沟里的大森林中，到那里挖明子。明子，是森林中松树的倒木埋在地下的根部因腐烂而衍生出的一种物质，人们用它来生火做饭取暖等。挖那种东西必须得进深山里去找，有时得走很远的山路。一般来讲，一块明子怎么也得在几十斤重那样。我们不但要满山遍野地四处找明子，还得挖出来扛到山外面，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另外，林子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蚊叮蛇咬的事如家常便饭，稍一不留神，随时都有意外发生。

1945年大约七八月的时候，我第三次出劳工，也是最后一次出劳工。是在横道子村（现在的漂河镇）熬葡萄叶子。就是用那种铁底木帮的大锅（这种锅是用砖砌起来的，大约一米多高），把葡萄叶子加上白灰放在一起熬，最终熬出一种叫什么“酒石酸”的东西。日本人用它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管干活，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但现在想想那东西有可能是一种化学原料，还指不定日本人拿它怎么祸害咱们中国人呢。

就在熬葡萄叶子的时候,我发生了一次意外,至今一想起来心还会发颤。那是1945年的8月14日,既“八·一五”光复的头一天。我在干活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脚掉进了滚烫的锅里,整条腿从小腿肚子以下烫掉了一层皮,俗称叫“脱靴子”。那时我们干活是用麻袋进山里装葡萄叶子,有专门往里装的,有负责往外扛的,还有看着烧火的。葡萄叶子本身挺轻的,来回走一趟又挺远,所以装袋子的就死劲死劲地踩得实实称称的,等往锅里倒的时候就倒不出来了。一看倒不出来,我就跳到锅台上连用手拽加用脚踹。就在这一使劲儿的工夫,脚下一滑,一下子一只脚掉进了锅里。哎呀!当时疼的我呀难以忍受,一同干活的劳工们急忙把我救起送到了附近的老乡家。还是一位好心的大娘给了点儿獾子油抹上,才多少缓解了一些疼痛。

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的8月15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我彻底结束我的劳工生涯,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的日子。遗憾的是我的脚不能走,是我的大伯听说后,赶到出事地点,用牛车把我拉回了家,在家足足养了一个多月才算好。

给日本人出劳工的日子结束了,脚上的伤也治好了,但日本侵略中国,受日本人欺压凌辱的那段历史,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我被烫伤的这条左腿,直到现在一遇下雨阴天的时候,还会隐隐作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中国人民的心里抹去!

总算是结束了受日本人奴役的时代。我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又能和家人一同生活了。日子虽然还是那样的苦,但不管怎样也比受外国人的气好过些。无论多穷那是在自己的家里呀。

作者简介:孙永祥,原中共桦甸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离休干部。

桦甸解放前后几件奇闻怪事

黄文发

给城隍爷娶媳妇

1941年张祥廉当县长时候的一天晚上，他说城隍爷给他托了个梦，要他作媒，送一美女为其结婚。第二天一上班，张县长就召集部下来商量给城隍爷娶媳妇的事。经过一番研究，然后分头去作筹备：一方面派人四处查访找托梦当晚死的姑娘，结果找了一个姓朱的女子做了城隍爷的“新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筹资，为城隍爷修建结婚新房及各项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张罗准备，选择黄道吉日举行“婚礼”。

这一天，是城隍爷娶媳妇“大喜”的日子，桦甸大庙前大摆酒宴。“婚礼”由县长主婚，按选定的时辰，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场外观众人山人海，整整热闹了一天。

可想而知，通过给城隍爷娶媳妇，县太爷得搂到多少钱呀！

偏巧，在土改时桦甸大庙被毁掉，庙里的东西被各农会分光。小勃吉农会把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红绿缎子被褥、梳妆台及洗漱用具等分来了。这些东西都被我们和下乡来的工作人员享用了。

县太爷虔诚求雨

1945年六、七月份大旱无雨。人们常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可是这一年过了五月十三也不下雨，人们特别是农民都盼着老天爷能够下一场透雨。伪县长刘桂荣一伙人抓住了人们这一心理，下令组织全民“求雨”。在他的组织“号召”下，各地求雨的队伍纷纷地行动起来。

求雨那一天，人们用柳条子编制成的轿子（人称“龙驾”），里面放着龙王爷的牌位，两人抬着走在队伍的前头。参加求雨的人，头上都戴着柳条编的圈圈，手里拿着柳条枝，光着脚，挽起裤腿跟着队伍向前走，边走边呼口号“阿弥陀佛，下雨吃饽饽”。每到一处，欢迎求雨队伍的各家门口都放着一盆水，往求雨队伍人身上浇。最后走到龙王庙，把龙王的牌位请到庙里去。道士、和尚诵经作法。

求雨的人焚香磕头。县长刘桂荣也同其他求雨人一样，走在队伍的前面。

说也巧，天遂人愿，老天爷真下了一场大雨，解除了旱情。县长为了感天谢地，又在龙王庙前搭台唱了三天大戏。我和同学们都去看过这次野台子戏。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所谓求下来的雨，纯属偶然巧合。其实，伪县长抓住民心，用了一条搜刮民财的妙计。

日本飞机落县城

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前两天，从东方飞来两架日本侦察通讯小型飞机，在桦甸上空盘旋了好几圈，越飞越低直到坠落下来。北大营前一架，北门外高粱地里一架，无人伤亡。据说是没有油了，又没找到机场降落。日本人把飞机上的东西都拿走了，只剩飞机的躯壳放在北门西侧的大墙里面，机头搭在墙头上。

第二天周日，我和几个同学好奇地绕到北门外的高粱地边大墙根下，顺着墙的豁口处爬上飞机。进到机舱里面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两个废电池盒子。于是，我们就在一前一后两个座位上坐下来了，手扳着前后两个拉杆，学着开飞机的样子。一推一拉这个拉杆，机翼和机尾动起来了。响动声被北大营站岗的国兵听见了，好家伙，端着枪就跑过来了。我们几个急忙跳下飞机钻进高粱地里跑了。

虎落平原被人骑

这样的蹊跷事真有。1950年秋天，一只狍子跑进县城被人捉，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当年初冬时节，一只老虎从县城南山下来，刚走到今长安收费站西稻田地处（当时尚未开垦，里面长满柳树蒲草），因为它太凶猛，怕伤着人，就被民兵用枪打

死,送到“仁和堂”药店去了。药店老板为招揽顾客,给这只死虎化妆美容一番,变成了一只“活老虎”。老虎站在药店后院的冰天雪地上,陪伴前来观赏的人们照相留影。有人抱着虎头照,有人搂着脖子照,还有的骑在虎身上照。闻风而来观赏、照相的人很多,我也去观赏过一次。它那副神态真有“云飞剑舞雄千里,目电声雷震八方”之威风。可惜的是走到了“虎落平原被人骑”的地步。

开春以后解冻了,药店就剥掉虎皮,得了虎骨,卖了虎肉,发了一大笔财。当时我住县委大院,他们来这里卖虎肉,一元钱一斤,我买了一斤,肉丝很粗,味道不好没人吃,喂狗它都不吃。

【调查附记】在桦甸县城被打死的是一只雄虎。在此之前,它的配偶在桦甸帽山被打死,尸体被运往桦甸县城。雄虎也被套子套住却挣断了绳套,得以逃脱。出于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雄虎循着雌虎的气味跟到了县城。不料刚从南山下来过苏密河(今辉发河新河),被正在修建桦甸辉发河大堤的省水利工程处民工发现。此时老虎饥饿难忍,此前已连续袭击多人,为此当地政府迅速组织民兵将虎打死,打虎人叫马龙图。该虎系为爱情而殉难,悲哉壮哉!

作者简介:黄文发,原桦甸县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干部。

在伪满皇宫里当禁卫军的回忆

胡玉强

192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沦为一介平民。后来求助于日本公使馆,在天津日本租界里过着寂寞的生活。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3月1日,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宣言”,将长春定为首都,改名为“新京”。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将溥仪从天津经旅顺偷偷地运抵长春,于同年3月8日到达长春。第二天3月9日,宣布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在两年后,即1934年3月1日,溥仪“执政”改年号为康德,登上了满洲国第一代皇帝——康德皇帝宝座。

日本帝国主义对新建立起来的满洲帝国,加紧统治步伐,采取各种殖民统治措施。尤其是抓紧建立伪满武装,于1939年正式发布了“征兵征劳役法令”。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兵检合格服3年兵役;不合格的青年(公职人员除外),充当“勤劳奉仕队”劳役3年(“国兵漏”)。吉林省勤劳奉仕队,大部分到桦甸修辉发河大堤。

1943年,我于吉林师道学校毕业,1944年分配到横道河子两级学校当教师,当年18岁,正是征兵体检年龄。7月下旬,学校中有4名应征教师去县参加征兵体检(第四期国兵)。在检查中,我原排列第3号,前2人因某部检查有问题,需要重检,我各项检查顺利通过,到最后征兵官决定是否合格时,我变成了第一号。地方征兵官是县长刘桂荣,军方征兵官是吉林二军管区派来的吉林二高少校教官。地方征兵官认为我合格,军方征兵官也说合格,并问我是什么民族,我回答是满族。不到1个小时的功夫,我就通过了。一同去其他3人只有王岱兴因为视力不合格,认为他故意装的,让他坐在地板上等候重新检查。一直坐到黑天,才把他放了,屁股都坐破皮了。在检查中还出了父子二人参加体检的怪事。金沙村有父子二人来参加检查,父亲是光绪14年生,儿子是民国14年生。在统计时,将其父亲误写为民国14年生,造成父子同年生的错误。负责具体征兵官员,当场将金沙村户籍管理人员打得鼻青脸肿。检查当时只宣布合格或不合格,至于什么兵种,到什么地方去入伍,都没有告之。9月中旬发了通知单,在桦甸征兵合格的有工兵17团,地点在桦甸;辎重兵第二大队,地点在吉林。我的通知单只写“步兵00一一号”,也没入营地点。入营日期是康德14年3月30日,到县公署民政科报到。接到通知单以后,产生了恐惧心理,形成了严重思想负担。社会上传说步兵热河入伍,这使我

回想起 1943 年在吉林师道读书时,学校军事教官多天罗少校(日本人)3月下旬调到热河去,事隔 20 多天,全校师生到吉林火车站把他的骨灰盒接回来了,军事助教于××上士在军事课时向我们透露,多天罗教官到热河不久,就被八路军给打死,并说西方德国也快完蛋了,东方小日本不会长久。我当时对国内抗日战争形势一无所知,想到如果到热河去当兵,十有八九去送死,恐惧、悲观笼罩着头脑,造成了严重的思想负担。征兵合格后,学校的教师集体食宿也散伙了,有的成家了,有的调走了,只有我一个人食宿无地方。星期天我去西庙遛达,与庙上的道长谭老道闲谈,我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他很同情,并答应让我去庙上住宿。横道河子大庙修的很大,有前后殿,东西厢房,钟楼、鼓楼,有道徒五六人,道长住在西屋,每天除了打坐就是念经,谭老道让我和他住一个屋。那个时候学校校长除了喝酒就是睡觉,学校的事一概不加过问,教学由首席教师管理,外来教师生活问题无人帮助解决。搬到庙上住,在街里小饭馆吃月伙,每月 5 元钱,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全班有 40 多名学生,班长孟昭贤,副班长刘贵和,这两名学生年龄与我相仿,个别学生年龄比我大。学生们知道我不久要去当兵,对我的处境都很同情,认为去当兵凶多吉少,他们都很自觉地遵守纪律,课堂上认真听课,积极学习。我在大庙住宿,晚上老道打坐(坐禅)或读经书,我借着灯光备课,在这有限的时间

间里,决心争取把学生教好。

放寒假时我交待了工作,去等来年入伍当兵。当我离开学校那一天,学生都来学校和我合影留念,送一程又一程,师生们挥泪相别。寒假中回到家,无所事事,只有等待入伍,家中老少愁眉不展,是一种凄凉的气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一大家人,一提起当兵的事,都唉声叹气,特别是祖父母每天午夜就谈论我当兵的事,使我前途未卜,度日如年。

1945年3月29日,终于离家出走了。我爱人陪我到横道河子,在岳父家住了一宿,第二天随着入营新兵的大队去县城。3月30日到县民政科报到,于金威招待我,他说:“今天先住下,明天(31日)我亲自送你去新京入伍,是皇宫禁卫军步兵”。当时我心理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管他什么兵,只要不去热河就是幸运。报到后,在街里找个小旅店住,并写一封短信,托人捎回家去,使家里老少都放心了。3月31日,于金威亲自送我去新京(长春)禁卫军报到。当日下午,到皇宫西院禁卫步兵团一营四连(机枪连)报到,当即发了两套军装(呢、布各一套)。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交于金威带回转交家里。发了军装以后先洗澡,再换新军装。

禁卫军是一个步兵团,下设两个营,每个营4个连,每个连180余人。另有两个团直属连——骑兵连、炮兵连。一营驻在皇宫西院,负责皇宫周围防卫;二营和两个骑兵、炮兵连驻在南

岭,负责八大部的防卫。4月1日上午10时,全团新兵在皇宫南广场举行新兵入营式,溥仪皇帝登台接见,举手环视后下台就走了。然后举行发枪仪式。

入营后,就开始残酷军事训练。训练时间4个月,训练期间不参加站岗。第一个月主要基本训练,其中包括内务制度,机械的结构、作用及保养。我所在的连是机关枪连,除了每人1枝枪外,还有重机关枪。重机关枪的结构,拆装很复杂。每班两架重机枪、两匹马。出发时一匹马驮枪,一匹马驮弹药。全连有8个班,有16架重机枪、32匹马。其中最难的是关于马的管理。每晚轮流到马厩去值班,起床后值班人员给马打扫卫生,先全身刷洗,待刷蹄子的时候,胆战心惊,唯恐被马踢着,胆越小马越出事。如果夜间马互相踢架,马身上有伤,小兵就遭殃了,值班人站队互相对打。训练中由副连长(日本人)主管,多数情况下用日语讲解。新兵中奉天人(辽宁)占多数,因为奉天籍日语水平比较高,新兵中有三分之一是大学毕业生。我们是第4期国兵,前3期只有桦甸籍一人叫柳立光,也是吉林师范毕业的教师出身,他在一营三连,我入营后不久就退役回家了。和我同期入伍的还有李玉令,他在骑兵连。“八·一五”光复时他骑一匹马回来,解放后他在二中当教师。

军事技术训练到长春郊区东安屯指定军训练场地,摸爬滚打。一天下来,累的全身疼痛,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你再加小